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韓詩外傳 第九卷

孟子少時誦，其母方織。孟輟然中止，乃復進。其母知其喧也，呼而問之曰：「何為中止？」對曰：「有所失復得。」其母引刀裂其織，以此誡之。自是之後，孟子不復喧矣。孟子少時，東家殺豚。孟子問其母曰：「東家殺豚何以為？」母曰：「欲啖汝。」其母自悔言曰：「吾懷妊是子，席不正不坐，割不正不食。胎教之也。今適有知而欺之，是教之不信也。」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，明不欺也。《詩》曰：「宜爾子孫繩繩兮。」言賢母使子賢也。

田子為相，三年歸休，得金百鎰，奉其母。母曰：「子安得此金？」對曰：「所受俸祿也。」母曰：「為相三年不食乎？治官如此，非吾所欲也。孝子之事親也，盡力臻誠，不義之物，不入於館。為人子不可不孝也。子其去之。」田子愧慚走出，造朝還金，退請就獄。王賢其母，說其義，即舍田子罪，令復為相，以金賜其母。《詩》曰：「宜爾子孫繩繩兮。」

孔子行，聞哭聲甚悲。孔子曰：「驅驅！前有賢者。」至則皋魚也。被褐擁衽，哭於道傍。孔子辟車與之言，曰：「子非有喪，何哭之悲也？」皋魚曰：「吾失之三矣。少而學，游諸侯。以後吾親，失之一也。高尚吾志，間吾事君，失之二也。與友厚而小絕之，失之三矣。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待也。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。吾請從此辭矣。」立槁而死。孔子曰：「弟子誠之，足以識矣。」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有三人。子路曰：「有人於斯，夙興夜寐，手足胼胝，而面目黧黑，樹藝五穀，以事其親，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？」孔子曰：「吾得身未敬邪？色不順邪？辭不孫邪？古人有言曰：『衣歟食歟？曾不爾即。』子勞以事其親，無此三者，何為無孝之名？意者，所友非仁人邪？坐語汝。雖有國士之力，不能自舉其身。非無力也，勢不便也。是以君子人則篤孝，出則友賢。何為其無孝子之名？」《詩》曰：「父母孔邇。」

伯牙鼓琴，鍾子期聽之。方鼓琴志在山，鍾子期曰：「善哉鼓琴！巍巍乎如太山。」志在流水，鍾子期曰：「善哉鼓琴！洋洋乎若江河。」鍾子期死，伯牙擗琴絕弦，終身不復鼓琴，以為世無足與鼓琴也。非獨琴如此，賢者亦有之。苟非其時，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？

秦攻魏，破之。少子亡而不得。令魏國曰：「有得公子者，賜金千斤。匿者罪至□族。」公子乳母與俱亡。人謂乳母曰：「得公子者賞甚重。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。」乳母應之曰：「我不知其處，雖知之，死則互，不可以言也。為人養子，不能隱，而言之，是畔上畏死。吾聞忠不畔上，勇不畏死。凡養人子者，生之，非務殺之也。豈可見利畏誅之故，廢義而行詐哉！吾不能生，而使公子獨死矣。」遂與公子俱逃澤中，秦軍見而射之。乳母以身蔽之。著□二矢，遂不令中公子。秦王聞之，饗以太牢，且爵其兄為大夫。《詩》曰：「我心匪石，不可轉也。」

子路曰：「人善我，我亦善之。人不善我，我不善之。」子貢曰：「我善我，我亦善之。人不善我，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。」顏回曰：「人善我，我亦善之。人不善我，我亦善之。」三子所持各異，問於夫子。子曰：「由之所言，蠻貊之言也。賜之所言，朋友之言也。回之所言，親屬之言也。」《詩》曰：「人之無良，我以為兄。」

齊景公縱酒醉，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。顧左右曰：「仁人亦樂此乎？」左右曰：「仁人耳目猶人，何為不樂乎？」景公曰：「駕車以迎晏子。」晏子聞之，朝服而至。景公曰：「今者寡人此樂，願與大夫同之。」晏子曰：「君言過矣。自齊國五尺已上，力皆能勝嬰與君。所以不敢者，畏禮也。故自天子無禮，是無以守社稷；諸侯無禮，則無以守其國；為人上無禮，則無以使其下；為人下無禮，則無以事其上；大夫無禮，則無以治其家；兄弟無禮，則不同在。『人而無禮，不若遄死。』」景公色愧，離席而謝曰：「寡人不仁，無良左右。陰陽過矣，以至於此。請殺左右，以補其過。」晏子曰：「左右無過。君好禮，則有禮者至，無禮者去。君惡禮，則無禮者至，有禮者去。左右何罪乎？」景公曰：「善哉！」乃更衣而坐，觴酒三行，晏子辭去。景公拜送。《詩》曰：「人而無禮，胡不遄死！」

傳曰：堂衣若扣孔子之門，曰：「丘在乎！丘在乎！」子貢應之曰：「君子尊賢而容眾，嘉善而矜不能。親內及外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子何言吾師之史為？」堂衣若曰：「子何年少言之絞？」子貢曰：「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，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。子之言絞，是以絞之也。」堂衣若曰：「吾始以鴻之力，今徒翼耳。」子貢曰：「非鴻之力，安能舉其翼？」《詩》曰：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」

劉景公出弋昭花之池，顏鄧聚主鳥而亡之。景公怒而欲殺之。晏子曰：「夫鄧聚有死罪四，請數而誅之。」景公曰：「諾。」晏子曰：「鄧聚為吾君主鳥而亡之，是罪三也。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，是罪二也。使四國諸侯聞之，以吾君重鳥而輕士，是罪三也。天子聞之，必將貶絀吾君，危其社稷，絕其宗廟，是罪四也。此四罪者，故當殺無赦。臣請加誅焉。」景公曰：「止。此亦吾過矣。願夫子為寡人敬謝焉。」《詩》曰：「邦之司直。」

魏文侯問於解狐曰：「寡人將立西河之守，誰可用者？」解狐對曰：「荊伯柳者賢人，殆可。」文侯將以荊伯柳為西河守，荊伯柳問左右：「誰言我於吾君。」左右皆曰：「解狐。」荊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：「子乃寬臣之過也，言於君。謹再拜謝。」解狐曰：「言子者，公也。怨子者，吾私也。公事已行，怨子如故。」張弓射之。走□步而沒。可謂勇矣。《詩》曰：「邦之司直。」

楚有善相人者，所言無遺美，聞於國中。莊王召見而問焉。對曰：「臣非能相人也，能相人之友者也。觀布衣者，其友皆孝悌篤謹畏令，如此者，家必日益而身日安，此所謂吉人者也。觀事君者，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，如此者措事日益，官職日進，此所謂吉臣者也。人王朝臣多賢，左右多忠，主有失敗，皆交爭正諫，如此者，國日安，主日尊，名聲日顯，此所謂吉主者也。臣非能相人也，觀友者也。王曰：「善。」其所以任賢使能，而霸天下者，始遇之於是也。《詩》曰：「彼已這子，邦之彥兮。」

孔子出遊少源之野，有婦人中澤而哭，其音甚哀。孔子使弟子問焉，曰：「夫人何哭之哀？」婦人曰：「鄉者刈著薪，亡吾著簪，吾是以哀也。」弟子曰：「刈著而亡著簪，有何悲焉？」婦人曰：「非傷亡簪也，蓋不忘故也。」

出之以遜。故人無不虛心而聽也。小人之聞道，入之於耳，出之於口，苟言而已。譬如飽食而咬之，其不惟肌膚無益，而於志亦戾矣。《詩》曰：「胡能有定。」

孔子與子貢、子路、顏淵游於戒山之上。孔子喟然歎曰：「二三子各言爾志，予將覽焉。由，爾何如？」曰：「得白羽如月，赤羽如朱，擊鐘鼓者，上聞於天，下繫於地。使由將而攻之，惟由為能。」孔子曰：「勇士哉！賜，爾何如？」對曰：「得素衣縞冠，使於兩國之間，不持尺寸之兵，升斗之糧，使兩國相親如弟兄。」孔子曰：「辯士哉！回，爾何如？」對曰：「鮑魚不與蘭同筍而藏，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。二子已言，回何言哉？」孔子曰：「回有鄙之心。」顏淵曰：「願得明王聖主為之相，使城郭不治，溝池不鑿，陰陽和調，家給人足，鑄庫兵以為農順。」孔子曰：「大士哉！由來區區汝何攻？賜來便汝何使？願得之冠，為子宰焉。」

賢士不以恥食，不以辱得。老子曰：「名與身孰親？身與貨孰多？得與亡孰病？是故甚愛必大費，多藏必厚亡。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可以長久。大成若缺，其用不敝。大盈若衝，其用不窮。大直若詘，大辯若訥，大巧若拙。其用不屈。罪莫大於多欲，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僭於欲得。故知足之足常足矣。」

孟子妻獨居，踞。孟子入戶視之，白其母，曰：「婦無禮，請去之。」母曰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踞。」其母曰：「何知之？」孟子曰：「我親見之。」母曰：「乃洴無禮也，非婦無禮。」《禮》不云乎？將入門。將上堂，聲必揚。將入戶，視必下。不掩人不備也。今汝獨往燕私之處，入戶不有聲。令人踞而視之，是汝之無禮也。非婦無禮也。」於是孟子自責，不敢去婦。《詩》曰：

「彩葍彩菲，無以下禮。」

孔子出衛之東門，逆姑布子卿，曰：「二三子引車避，有人將來，必相我者也。志之。」姑布子卿亦曰：「二三子引車避，有聖人將來。」孔子下步，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步，從而望之五步，顧子貢曰：「是何為者也。」子貢曰：「賜之師也。所謂魯孔丘也。」姑布子卿曰：「是魯孔丘歟？吾固聞之。」子貢曰：「賜之師何如？」姑布子卿曰：「得堯之志，舜之目，禹之頸，皋陶之喙，從前視之，盎盎乎似有王者；從後視之，高肩弱脊，循循固得之，轉廣一尺四寸，比惟不及四聖者也。」子貢吁然。姑布子卿曰：「子何患焉？面而不惡，鼓喙而不藉。遠而望之，羸乎若喪家之狗，子何患焉？子何患焉？」子貢以告孔子。孔子無所辭，獨辭喪家狗耳。曰：「丘何敢乎？」子貢曰：「面而不惡，鼓喙而不藉，賜以知之矣。不知喪家之狗，何足辭也？」子曰：「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？既斂而櫛，布器而祭，顧望無人，意欲施之，上無明王，下無賢士方伯。王道衰，政教失，強陵弱，眾暴寡，百姓縱心，莫之綱紀。是人固以丘為欲當之者也。丘何敢乎？」

修身不可不慎也。嗜慾侈則行虧，讒毀行則害成，患生於忿怒，禍起於纖微，辱難湔灑，敗失不復追。不深念遠慮，後悔何冀？僥倖者，伐性之斧也。嗜偏聽偏信者，逐禍之馬也。謾誕者，趨禍之路也。毀於人者，困窮之舍。是故君子不僥倖，節嗜慾，務忠信，無毀於一人，則名聲尚尊，稱為君子矣。《詩》曰：「何其處兮，必有與也。」

君子之居也，綏如安裘，晏如覆於。天下有道，則諸侯畏之。天下無道，則庶人易之。非獨今日，自古亦然。昔者范蠡行游，與齊屠地居。奄忽龍變，仁義沉浮。湯湯慨慨，天地同憂。故君子居之安，得自若。《詩》曰：「心之憂矣，其誰知之。」

田子方之魏，魏太子從車百乘，而迎之郊。太子再拜謁田子方。田子方不下車。太子不說，曰：「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？」田子方曰：「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。由此觀之，則貧賤可以驕人矣。夫志不得，則授履而適秦楚耳。安往而不得貧賤乎？」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。田子方遂不下車。

戴晉生弊衣冠而往見梁王。梁王曰：「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，先生不留。過寡人邪？」戴晉生欣然而笑，仰而永歎曰：「嗟乎！由此觀之，君曾不足與游也。君不見大澤中雉乎？五步一蜀，終日乃飽，羽毛悅懌，光照於日月，奮翼爭鳴，聲響於陵澤者何？彼樂其志也。援置之菌倉中，常梁粟，不旦時而飽，然猶羽毛憔悴，志氣益下，低頭不鳴。夫食豈不善哉？彼不得其志故也。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游者，豈食不足，竊慕君之道耳。臣始以君為好士天下無雙，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。」辭而去，終不復往。

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，聘北郭先生。先生曰：「臣有箕帚這使，願人計之。」即謂婦人曰：「楚欲以我為相。今日相，即結駟列騎，食方丈於前，如何？」婦人曰：「夫子以織履為食。食粥履，無怵惕之憂云何哉？與物無治也。今如結駟列騎，所安不過容膝，食方丈於前，所甘不過一肉。以容膝之安，一肉之味，而殉楚國之憂，其可乎？」於是遂不應聘，與婦去之。《詩》曰：「彼美淑姬，可與晤言。」

傳曰：昔戎將由餘使秦，秦繆公問之得失之要。對曰：「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；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。」由餘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，及至布衣之所以亡。繆公然之。於是告內史王繆曰：「鄰國有聖人，敵國之憂也。由餘聖人也，將奈之何？」王繆曰：「夫戎王居僻陋之地，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。君其遺之女樂，以淫其志，亂其政。其臣不必疏。因為由餘請緩期，使其君臣有間，然後可圖。」繆公曰：「善。」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，為由餘請期。戎王大悅，許之。於是張酒聽樂，日夜不休。終歲淫縱。卒馬多死。由餘歸，數諫不聽，去之秦。秦公子迎拜之上卿，遂並國二，闢地千里。

子夏過曾子，曾子曰：「入食。」子夏曰：「不為公費乎？」曾子曰：「君子有三費，飲食不在其中。君子有三樂，鐘磬琴瑟不在其中。」子夏曰：「敢問三樂？」曾子曰：「有親可畏，有君可事，有子有遺，此一樂也。有親可諫，有君可去，有子可怒，此二樂也。有君可喻，有友可助，此三樂也。」子夏曰：「敢問三費？」曾子曰：「少而學，長而忘，此一費也。事君有功而輕負之，此二費也。久交友而中絕之，此三費也。」子貢曰：「善哉！謹身事一言，愈於終身之誦。而事一士，愈於治萬民之功。夫人不可以不知也。吾嘗焉吾田，期歲不收，土莫不然，何況於人乎？與人以實，雖疏必密。與人以虛，雖戚必疏。夫實之與實，如膠如漆。虛之與虛，如薄冰之見晝日。君子可不留意哉？」《詩》曰：「神之聽之，終和且平。」

晏子之妻使人布衣表，田無宇譏之曰：「出於室何為者也？」晏子曰：「家臣也。」田無宇曰：「位為中卿，食田七萬，何用是人為畜之？」晏子曰：「棄老取少謂之瞽，實而忘賤謂之亂，見色而說謂之逆。吾豈以逆亂瞽之道哉！」

夫鳳凰之初起也，藩籬之雀，啾啾而笑之。及其升少陽，一誦一信，展而雲間，藩木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。士褐衣著，未嘗完也；糲藿之食，未嘗飽也。世俗之士，即以為羞耳。及其出則安百姓，用則延民命，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。《詩》曰：「正是國人，胡不萬年！」

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，屠牛吐辭以疾。其友曰：「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？何為辭之？」吐應之曰：「其女丑。」其友曰：「子何以知之？」吐曰：「以吾屠知之。」其友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吐曰：「吾肉善，如量而去若少耳。吾肉不善，雖以吾附益之，尚猶賈不售。今厚送子，子丑故耳。」其友後見之，果丑。《傳》曰：「目如擗杏，齒如編貝。」

傳曰：孔子過康子，子張、子夏從。孔子入坐，二子相與論，終日不決。子夏辭氣甚隘，顏色甚變。子張曰：「子亦聞夫子之論議邪？徐言，威儀翼翼。後言先默，得之推讓。巍巍乎信可好，嚴乎，塊乎，道歸矣。小人之論也，專意自是，言人之非。目扼腕，疾言噴噴，口沸目赤，一幸得勝，疾笑嗞嗞。威儀固陋，辭氣鄙俗，是以君子賤之也。」